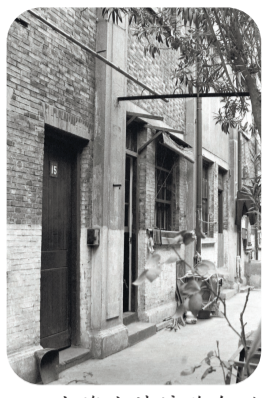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为人与中央文库

杨仲达



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中央文库旧址(今西康路联谊西康大厦)



陈为人使用过的剪刀(拍摄于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)

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、党的档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陈为人同志,于1927年5月至10月间在天津,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。1926年7月,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成立,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身,在其成立之初设立文书科,负责文件阅览、保管、收发和油印密写等工作。翌年10月,在文书科设立文件保管处,这是中央文库的前身。

这些档案数量庞大,有二十余箱两万余件之多,其中包含大量绝密文件,集中了党的六大以前极为重要的材料。大致包括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和会议记录,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,中央各项决议、决定、纲领、宣言及通令、通告,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往来信件,共产国际与我们的来往信函,中央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,中央出版的党内报刊,中央领导人的手稿,部分革命烈士的遗嘱、遗墨和照片,等等。

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时期,档案由少增多,尚在叠叠阶段,未任有整理之功,陈为人经手之后,任务不仅是保管更要整理。那还是档案工作粗放的原始时期,全赖剪刀、糨糊的拼接与抄录的徒手劳动,效率低下。陈为人肺病缠身,又加之不断积劳,沉疴日重。

陈为人是档案工作的一个拓荒者,为使档案便于保存、转移与利用,他给其物理瘦身,剪去文件四周空白纸边,或重新抄录而使厚纸变薄,将大字写成小字,这样档案体积小、重量减轻。档案的抄录还包括对曾经伪装的文件进行还原,即将密抄在小说、报纸上的密档用药水显影,将隐形文字再誊抄到普通纸张之上,这些不厌其烦的工作,就是为档案能够利用。陈为人还根据《文件处置办法》,将档案系统整理,按性质、内容和涉密程度分为6类13个部分并编写详细目录,目录又分为总号和分号,以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加以区分,这样可以保持文件的时间顺序,同时又能在一个目录上按类区分。这个目录标明了文件的总数,也厘清了属于各类问题的文件数量。

在津期间,陈为人还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,即与韩慧英结婚,两人不仅结为人生伴侣,此后更成为休戚与共保管中央文库的战友。不久,陈为人奉命到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,1927年10月任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,其间,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1928年12月,陈为人任沈阳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,关押7个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并调往上海,先是参与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,后调《上海报》担任经理。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,中央机关精简机构,文件保管处撤销,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将原文件保管处积存的,被称为“一号机密”的二十余箱文件转移到其租住的上海法租界界自述路(今金陵中路)顺昌里的一幢独立小楼中,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,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。

1931年春,中央文库的发展迎来重要转折。这年4月,瞿秋白在周恩来指示下起草《文件处置办法》,制定了档案文件的分类原则、编目要求、归档制度、销毁规定、备份保存等规范性要求,成为此后管理中央文库所依据的主要规章。就是在月底,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,党的机密暴露,多名干部被捕遇害,中央机关此后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。

陈为人是档案工作的一个拓荒者,为使档案便于保存、转移与利用,他给其物理瘦身,剪去文件四周空白纸边,或重新抄录而使厚纸变薄,将大字写成小字,这样档案体积小、重量减轻。档案的抄录还包括对曾经伪装的文件进行还原,即将密抄在小说、报纸上的密档用药水显影,将隐形文字再誊抄到普通纸张之上,这些不厌其烦的工作,就是为档案能够利用。陈为人还根据《文件处置办法》,将档案系统整理,按性质、内容和涉密程度分为6类13个部分并编写详细目录,目录又分为总号和分号,以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加以区分,这样可以保持文件的时间顺序,同时又能在一个目录上按类区分。这个目录标明了文件的总数,也厘清了属于各类问题的文件数量。

房子租下,还要伪装,当时要求秘密机关必须家庭化和社会化,机关人员要有职业,陈为人化名张惠高,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出现;他还要尽快找到一个女人组成完整“家庭”,一个单身男人带着三个孩子,显得形迹可疑。陈为人找到从前在狱中结识的湖南同乡李沐英。李沐英带着一个男孩来,这个“家庭”就多了一个孩子。人口多,他们只好以典当为生。当时一孩陈伪装成有钱人家的样子,客堂的窗子是朝弄堂外开的,来往的人可以看到里面的摆设而不至于怀疑。二楼的家具逐步变卖一空,闹钟、皮大衣、电风扇、灯等都拿到当铺换钱,连破布鞋甚至铁皮罐头的零星杂物都快卖光了。为了不让房东察觉而生疑,陈为人常在饭桌上盖一片干鱼,把饭端上楼去吃,那片干鱼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。其实“全家”每天仅以两餐干芋粥充饥,孩子们饥寒难熬,陈为人贫病交加,频频吐血,也只能把萝卜当水果吃,聊以润肺而已。

也是在同一个春天,陈为人任在上海法租界再度入狱,因遭受敌人严刑拷打,他感染肺病且双腿麻木,后经党组织营救,于是年底出狱。不久,在家中养病的陈为人任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接手中央文库的保护工作,并于1932年正式开始。那时,原文书科科长张唯一担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,留守上海继续领导白区中央机关的文书、机要等工作,仍直接领导中央文库工作,成为陈为人夫妇的上线。

中央文库的档案也迅即完成转移,从张唯一家搬运到陈为人家。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租了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,开了一家湘绣店作为职业掩护。那栋三层小楼,第一层是客厅兼卧室,客厅即经营场所,第二层为卧室,第三层的阁楼暗藏机关,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,两墙当中存放档案。这是一个储藏室,也是一个工作室。斗室之间,陈为人夫妇开始了为文库档案的整理。

党中央1933年迁至瑞金后,上海仍笼罩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,国民党特务密布全城,顾顺章叛变的余波不平,党组织接连遭受打击。1934年,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与盛志亮先后被捕,党的财务部门与秘密电台均遭破坏,多处机关单位被摧毁,白区工作陷入低潮。1935年2月,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和前去接头的韩慧英先后不幸被捕。

李沐英托在培明女中任训育主任的表姐罗叔章帮忙,在这所女中的附属小学谋到教职,每月工资20元,她只取9元吃饭2元零花,其余全用来维持开支。虽如此,仍不能解决房租问题。陈为人只得写信给时在河北正定省立八师附小任教的妻妹韩慧如,告知其姐“病重”,要她前来“看望”。韩慧如来沪后,顶替了李沐英的位置,充当“家庭主妇”的角色,承担起料理家务、照顾孩子的责任。最令人感动的是,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300块钱,虽然这仅够交10个月的房租,但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。

古文讲究声音节奏,因为古文是供吟诵的,需要朗朗上口;白话文小说似乎不讲究声音节奏,它的阅读形式往往为阅而不诵,由此,许多写作者便忽略了小说的声音节奏。其实中文的诗词至少包涵字义和声音两个内容,字义表达认知,声音表达节奏,而节奏又能产生音律的美感,进而推进为情绪、情感的传递。所以,即便阅而不诵,字词原有的声音节奏也会在读者心里如潜流般汩汩流淌。

妻子出事,陈为人也有被捕之虞,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,他被迫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和两万余份文件迅速转移。中央文库开始了最为艰难的孤岛守护时期。当时党内有专门的秘密工作条例,其中明确隔离与伪装原则,即为防止人员复杂而致暴露,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。这还不算,租赁房子还得有铺保(即担保人)。陈为人既无铺保,更无租金,他想方设法才在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(今西康路联谊西康大厦)找到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,租金每月高达30块银元。韩慧英离家那天,家里连一块钱都没有了,韩慧英和张唯一交接,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去取经费,而经费来源中断,陈为人的租金不知从何而来,因无从记载,现已无从知晓。

长期的饥饿加营养不良,高度的紧张和超负荷的工作,都在加重他的肺病。但足以令他欣慰的是,在中央文库交接之前自己没有倒下。陈为人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准备,在编辑文库的索引目录之外,1936年6月14日,他还专门撰写了一份《开箱必读》,这份文件又分为“开箱注解”和“装箱记”,成为中央文库将来利用的指导性文件。

为挽救陈为人的生命,党组织不惜代价,将他送到广慈医院救治。但因怕花钱,陈为人两度从医院跑回家中。组织上只好同看弄堂的老金头商谈,将隔壁17号房2楼小亭子间作为陈为人养病之所,又派来一个名为李德生(当时化名纪刚)的中医,给陈为人开药方治病,但因沉痾太久,也无济于事。1937年3月13日,年仅38岁的陈为人辞世,灵柩寄存于上海斜桥湖南会馆内舍。

跟着《红楼梦》学写作(三)

《红楼梦》文字的声音节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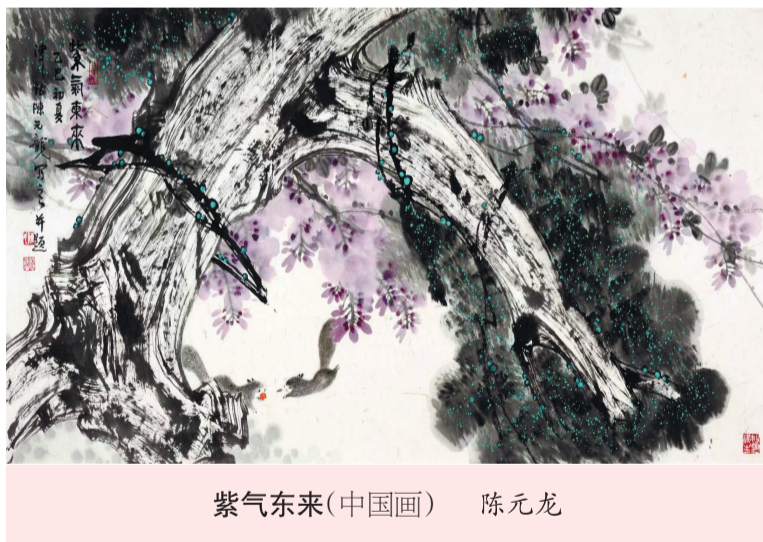
宋安娜

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,他说:“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,是一件极有趣的事。普通人以为这要耳朵灵敏,因为声音要用耳朵听才生感觉。”于此,他说起个人经验,他周身肌肉的反应比耳朵还灵敏。他说:“我读音调铿锵、节奏流畅的文章,周身肌肉仿佛有同样有节奏的运动;紧张,或是舒缓,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。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,我的周身肌肉都感觉局促不安,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。”文字的声音节奏激发起读者周身肌肉的感应,顺畅时愉悦,混乱时便不安,这固然属于美学大师的个体体验,但也说明文字确实具有声音节奏以及它对读者产生的审美作用,尽管我们大多数读者并不那么敏感。

还说到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作为二百多年前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,从古文脱胎不久,行文中包含大量诗词歌赋,而诗词歌赋天生便具有声音节奏,这些文字不在本篇讨论范围之内,我们只考察《红楼梦》中白话文部分的声音节奏及其带来的阅读感受。《红楼梦》中的白话文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,一为叙述,二为对话。叙述文字具有声音节奏美感的,在《红楼梦》中俯拾即是。第六回“刘姥姥一进荣国府”写道:“按荣国府一宅人合算起来,人口虽多,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;虽事不多,一天也有二三十件,竟如乱麻一般,并无一个头绪可作纲领。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,恰好忽从千里之外,芥草之微,小小一个人,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,这日正往荣府中来,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,倒是头绪。”这段文字全部用短句,读起来轻快明了;词汇的重复使用比较多,一对“虽不多”,一对“那一”,又一对“之外”与“之微”,读音的重复自然就形成了节奏感;再加上修辞的运用:以麻形容事多,以芥草形容人物之低微,更加用夸张手法表现刘姥姥与荣府的社会距离“千里之外”,其实刘姥姥步行来、车鞦回,一天即可,并非“千里之外”,可作家偏要这么写,使整段文字行进流畅而生动。

对话比叙述更生活化、性格化,营造声音的节奏似乎有难度,但在曹雪芹笔下却轻车熟路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宝玉向黛玉诉说心事:“当初姑娘来了,那不是我陪着玩笑?凭我心爱的,姑娘要,就拿去;我爱吃的,听见姑娘也爱吃,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。一桌子吃饭,一床上睡觉。丫头们想不到的,我怕姑娘生气,我替丫头们想到了。我心里想着:姊妹们从小儿长大,亲也罢,热也罢,和气到了儿,才见得比人好。如今谁承望姑娘心大,不把我放在眼里……”

这一段对话文字,朱光潜先生曾批道:“你把全段念着看,看它多么顺口,多么能表情,一点不做作,一点不拖沓。如果你会念,你会发现它里面也有很好的声音节奏。它有骈散交错,长短相间,起伏顿挫种种道理在里面。”曹雪芹把对话文字写到这个水平,果然大师手笔;而体会并赞美它的,恰恰是另一位大师。常常听“红楼”爱好者说,一部《红楼梦》捧在手,不翻不开哪一页都能读进去,细想,《红楼梦》文字的声音节奏正是引导力之一呢。正巧前不久收到林希先生所赠新著《梧桐庭院》,未及细品,那文字便活活泼泼进眼:“天津人见多识广,听到皇帝退位的消息,没有人捶胸顿足,没有人投河悬梁,更没有人问,皇上没有了,这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?皇帝退位就退位吧,不就是把黄龙旗摘下来,换上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吗?花花轿子见得多了,海河大光明码头停靠的万国大轮船,挂什么旗子的都有,哪个旗子都比黄龙旗花俏。”林希老于津味小说乃扛鼎之作,这段话声音节奏响亮、急促,一声顶着一声,叫你的心脚不沾地儿跟着作家跑;又犹如干锅炒豆,噼里啪啦,那叫一个脆崩,津味十足!可见,好的作家都是追求自己文字的声音节奏的。



紫气东来(中国画) 陈元龙

满庭芳

第五四六五期

周汝昌先生1918年出生于天津咸水沽西头老海河边的一个“春晖里”的院落,自出生至离家求学的少年时期一直居住在此。周家在当时是咸水沽的名门望族,有东院、西院、北院等宅房,总称“同和号”。借海河水路之便,3艘出海大船,海河岸边有自家的专用码头。在“海大道”北面也开了店铺,有“同和粮行”“烧锅(酒厂)”、木铺行和酱园等。还在镇外购买田产,人称“同和小庄”,谷蔬丰登。周汝昌的祖父周桐龄爱园林艺术,亦善戏曲书画,名播乡里。他资助创办了咸水沽镇同乐高跷老会、龙灯会和法鼓会,社火兴旺起来。他还借助海河之畔的风景优势,在自家一个小老柳古槐的柴火院,挖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溪流,引来海河水,经由旁边的一个“吃水坑”,横贯柴火院。在院中垒石栽花种草,在小溪上修了木桥,还在一个傍东墙的土丘上建了一个亭子和一座两层木楼。亭子里有名人字画,木楼上供奉文昌星和魁星。周家建成一个楼台亭阁、小桥流水、奇花异草和鹿鸟动禽应有尽有私家花园,名曰“爽秋园”。据周汝昌回忆:儿时,母亲就常给他讲园子的旧事,说老八爷(周汝昌祖父)每逢园子里鲜花盛开时,总是把全家各院的闺女、媳妇叫去踏青赏花。因对《红楼梦》情有独钟,母亲常把这种情景同《红楼梦》联系起来;家中那些摆设,甚至官厅上的画,都有宝玉和黛玉的形象。因此,周先生自幼对《红楼梦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1913年,海河河道完成第四次裁弯取直,自咸水沽西的大赵北庄至咸水沽东的东泥沽,直线全长3782米,正好把咸水沽镇的一段海河甩掉,但海河故道还在,“爽秋园”风貌犹存。后来,家乡人把这段流淌着历史记忆的海河故道重新疏浚打扮,建成了3.5公里长的带状公园“海河故道公园”。又将海河故道与月牙河打通,流入海河,废渠变活水,碧波荡漾。公园里绿树掩映,青草成茵,红花吐蕊,碧荷摇曳。河岸上耸立着4只30多米高的红色鱼篓,象征着鱼米之乡的富饶。故道一片荷花丛,水里漂着几艘黄色的大

海船,再现当年周家大船出海漕运的景象。沿海河故道边还修了一条蜿蜒坚实的石板路,取名为“周汝昌路”。石板路两边,三步一块奇石,五步一丛鲜花,美不胜收。一条扎进芦苇荡里的木栈道七拐八拐往里钻,里面竟隐藏着的一座仿古亭阁,悬在浅淡的水上,清风爽气从脚下的栈道缝隙中透出来。再看那凉亭,四角飞檐,六柱挺立,长凳围绕,油光闪亮,正是歇脚的好地方。如今,海河故道公园不仅是赏景观光之地,更是人们缅怀先贤、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。家乡人为什么如此钟情和迷恋“海河故道公园”?有公园设计者道出真谛:这就是现代版的“爽秋园”啊!

周汝昌故居与海河故道公园

高林有



去秋有机会到安徽参加一个活动。到合肥后的第一个半天,完全沉浸在安徽博物院里,尤其是陈列的青铜器令人惊奇,但毕竟时空悠远;毗邻的合肥美术馆已无暇游览,妻在千里之外仍建议我抽空去看看。终于挤出小半天时间,匆匆拜访过一位朋友,即乘上地铁。只剩几站了,却突感方向有差,原来竟朝着安徽省美术馆而去。已是下午三点多钟,不如将错就错。迅速查找两个馆的展讯,省馆的“高二适书画展”前一日刚揭幕,何等吸引人;市馆展讯查不到。踌躇间仍决定原地折回去市馆,莫名有种必须要回去的冲动,心中仿佛有执念。出了地铁,还需步行一段,恰逢暖秋,街上只见一人行色匆匆,擦拭微汗。将近四点,我心无旁骛,朝大门迈去,余光恍惚所见丰子恺画展的画,虽未片刻留意,但心中暗喜,也许我就是奔着这个展而来的吧。从一楼开始逐一参观。当代艺术未及披沙拣金,多数令人失望。丰子恺画展在四楼,一路步入,站在画前,瞬间沉静。画的主体是一棵松枝,瓦舍之外,两人坐于垂柳之下,饮茶之际,风从背后吹来。丰子恺的画尺幅都不大,便于观赏,顿时可以入境。画的下,展签上写标题《春风似曾来》。真是妙句!丰子恺真是诗人!我被这画意与妙句双重感染。我想,这幅画放在第一位置真是巧妙,丰子恺的人生与艺术,以及我今天匆匆地来去,何与符合这五个字的韵味!一向少写散文的我,竟然已经决定要写一篇游记了,或许在文末可将这五字补足完篇,以诗点染,则是可贵机缘的纪念。

春风似曾来

魏著临

邂逅丰子恺画展



观赏过之后,我几度感动于画中天天然质朴的美和令人神驰的意境,联想到子恺的生平,不由得激动起来,眼眶湿润。这是一向关注艺术的我从未有过的体验。或许更多是欣赏传统绘画,力度不在冲击,而是含蓄蕴藉,令人淡然放怀。油画的观赏体验夺目甚至惊心,但怎能让我轻易流下泪来?

三年前与妻同看“中原画展”,在写实的油画前,作为中原人的她久立凝视,眼含热泪。震撼之余,她也为这前所未有的感动而惊奇,说:“为什么心里觉得难受,想要流泪?”我想,那不是难受,是她看到了天地的苍苍、人世的艰辛以及来自中原的乡愁,这一切唤起了她的原生记忆。那一次我们久久不能释怀,整个美术馆其他的油画展,那些摆弄色彩、故作玄虚的所谓艺术,相比之下太缺乏真实的力量。再看到传统山水画,也一时觉得单薄起来。妻对生活的关注远远胜于我,却比我获得更多深切的感动,这也许就是真实的生活被真实的艺术唤醒,而非经验和理论所能障碍。

浮想中,我必须排除重重干扰,一是身后刺鼻的塑料气息,是喷绘的展板,我抵抗它,投入到眼前的画意,画意加持了我的抵抗;二是身旁那个女孩儿一直在拍照,完全把这里当成打卡地,我很遗憾她们浪费了难得的领悟艺术与美的契机。此时,眼前的一幅画牵住了我的视线:一儿童牵着身后的老奶妈,指向前方,要去看热闹。画题《锣鼓响》,果真是对热闹的好奇。两个人物都没画眼睛,却依然生动。我沉浸在画意中,因为熟知这种简约的画法,在丰子恺漫画式的作品中不鲜见。而身旁一对男女,应该是情侣,很合拍地在边走边谈。男子说:“欸,这人怎么没画眼睛?”女子说:“还真是,哦,你看,锣鼓响,应该是用耳朵听的,突出听觉,就不画眼睛了吧。”我感到意外,方才在一幅画前,男子有一个字不认识,正要查,我脱口告诉了他。我想他们应该对此类艺术不甚熟悉,至少缺乏知识和经验。但这一对话,说明他们很有感觉,至少一个善于发现,一个善于分析。相比之下,我该是被经验麻木了,以至于顺利地发现了却忽视了对画意的思索。如果有人向我提问,我也能说出视觉听觉的道理,但自己默默看时,感觉却粗糙而不甚鲜活。

我们听后走着,在《听诊》画前,女子又做了点评,因为身边的干扰,我没有听清。最后还是向陌生的她发问了,我希望听听她的见解和感受。与陌生人如此搭话,大概是丰子恺给了我勇气。一圈看下来,我决定再看一遍。受那女子的提示,我也该多多注意原画题款与画面的关系。于是,又从“春风似曾来”开始。然而仔细一看,那画上题的字句竟然是“惟有君家老松树,春风来似未曾来”。原来不是同一句,好生意外!

曾来,还是未曾来;似来,还是似未——我顿时陷入惊讶中的迷惘,简直比庄生分辨不清自与蝴蝶、梦与非梦,还要栩栩然且迷惘然。玉露生诗云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,这“迷”字真好,古人偏偏又由这一句联想到“适怨清和”中“适”的感觉,真是妙极了。既迷且适,是当年的庄生,也是当下的我,在我们之间,子恺是蝶,是梦,还是老松,是春风?丰子恺所题原句更切合画面内容,而展签的“缩句”更显著地提升。我想,制作这个展签的人,大概是图个方便,在十四字中选七言,再减七言为五言。但这不经意的简约,形成奇特的误差,造成美感的升华,更符合丰子恺整体的风度和展览的意义。当然,如果此人原本有意,我必要称他为子恺的知音,纵使他改了子恺的原句,却得到景仰子恺的心与赏会子恺的意。

将闭馆了,走到一楼,倏忽发现记不得展览的主题,为免遗憾,重返展厅,只见四个大字:人间真情。也许刚才只是没看见,也许是太普通的四个字未能引起关注吧。但是,可能少比这四字更恰当的标题了。人间真情,那引起我们感动的,正是丰子恺的遗言。

暮色中踏上归途,倦倦中仍时时回望。有人说,要常常回头看来时的路,会有更丰富的感觉——这道理我早就懂了。这一天的观展更带来亲身验证。这就是艺术之于生活,一种发现的提示。人间真情,万象自然开。且顾经行处,春风确曾来。题图上:2025年合肥美术馆“人间真情——丰子恺漫画艺术精品展”展厅内景;题图下:该画展上的一幅丰子恺画作,题为《春风似曾来》。